

不忍住而說的 幾句話

皇甫南星

兩個多月以前，臺灣兩大民營報紙——聯合報和中國時報——突然以全幅的副刊刊載金庸的武俠小說，自此以後，日日連載。最近又配合金庸夫婦回國參加國建會，以很大的篇幅大談特談他的武俠小說，連金庸發表的一則毫不新奇的談話，也蔚為新聞。這些情況，使人忍不住的想說幾句話。

談金庸所造的武俠風

刊載金庸的武俠小說，本身並沒有什麼不對，但人家已發表過好幾年了的舊作照登不誤（聯合報的「連城訣」、中國時報的「倚天屠龍記」），不僅有欺騙讀者之嫌，同時也大大的自損尊嚴，這是任何一個報刊所不願為的，而兩大民營報紙搶載唯恐不及，其刻意討好之態便無可掩飾。如果說我們在寶島無緣拜讀這位香港大作家的作品，兩大報提供寶貴篇幅給我們一識荊州的機會，那恐不是理由，因為金庸的作品在小說出租店到處可租到，只是書名和作者都換個名稱罷了。難怪有些武俠小說的老讀者看了兩報連載後，不滿地說：「這兩家報紙在搞什麼鬼？我幾年前早就看過了！我還當金庸有什麼新作呢！」

金庸的作品從前在臺灣是被禁的，這就是說明金庸的作品在臺灣要改頭換面才能出現的理由，而任何一個出租小說的老闆也都可以告訴你金庸作品被一大堆一大堆沒收的經驗。現在不僅不再禁止，而且大談特談，大捧特捧，使我們不禁聯想到香港另一個文人——徐訐。記得幾年前他也曾被大捧過，正中書局選出了他一套「全集」，與現在遠景正出金庸的武俠「全集」前後相輝映。這兩位香港文人只因立場轉變，我們便不管他著作內容如何，大捧特捧起來，未免太損自己尊嚴，也不是交友之道。金庸夫婦回國參加國建會，足以說明他是我們的朋友，但寧可贊揚他「明報」經營的成功或希望「明報」的立論更正不倚，否則這種「只有立場沒有是非」的作法，絕無法讓海內外有識人士信服，也沒有辦法向那些被沒收掉很多金庸作品的小說出租店老闆解說，即令金庸本人也不見得會有多大喜悅吧！

我們不能不承認武俠小說到金庸手上境界始大，波瀾壯闊，蔚為奇觀。作品中人物個性描繪的鮮活猶循水滸遺軌，但文字的生動優美、情節的奇詭多變、歷史人

談金庸所造的武俠風

物與想像人物的穿插交融、歷史背景的明確可考、人物活動空間的遼闊、文學技巧的純熟、世態炎涼人心詭詐的刻畫等，號稱空前，毫不為過。因此武俠小說到金庸手下才算吸引住各階層讀者，大大奠定它的地位和價值。但武俠小說畢竟只是武俠小說，正如偵探小說或言情小說，雖有高下文野之分，但不值得過分重視和提倡。

武俠小說之所以不值得過分重視和提倡，倒不是因為它全憑虛構或不能反映現實的社會人生，而是在武俠小說中我們很少能找到偉大的理想和優美的情操足以提昇我們生命的，它藉離奇的情節、殘酷的動作等來滿足人們現實生活所無法滿足的貪婪、殘忍等動物的天性。金庸的作品比較好一些，但也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武俠小說會成為這種面目最重要的原因是作者寫作的動機在賣錢，為着叫座就無所不用其極，盡量在書中滿足讀者的下作要求，就如摔交電影一樣，不斷予以強烈的刺激才能吸引讀者。徐訐曾在他的小說自序中把自己喻譬作十一世紀歐洲的行吟詩人，吟唱獻藝以求主人施捨而維持溫飽。徐訐說得十分浪漫，倒也是實情，他的作品格調不高也基因於此，武俠小說亦然，所以寫武俠小說的人很少有人以此自傲的。現在金庸以此自詡，連帶的臺灣一些武俠作家也風光起來，臥龍生、古龍等人不能不感謝他了。

另一些要感謝金庸的人是武俠小說的讀者，從前去借書時，總要求老闆用報紙包裹起來，讀的時候也要避開家人師長，因為他們心裏清楚讀武俠小說代表什麼。現在好了，有諸大報公然提倡，讀者大可堂而皇之一大堆一大堆像樂譜一樣夾在腋下；中學生也可在書包藏幾本而不虞被處罰，老師也因為「射雕英雄傳」是「性情

談金庸所造的武俠風

世界」而指定為課外讀物。這樣一來，不僅是金庸武俠小說的問題了，而是整個社會價值觀念改變風氣逆轉的問題，影響巨大深遠。

有人必定會以為這是危言聳聽，但如往深一點想，必定會同意筆者所言不差。古時紉用象箸而箕子為之深憂，因為有了象箸必配以金盃，有象箸金盃必配以玉案華筵，有了玉案華筵必配以樂舞，如此類推下去，商朝危矣。一雙象箸是侈靡的開始，而商紂果然因此而亡。武俠小說的提倡更甚於一雙象箸。因為從此以後，大家可把讀武俠小說看作高級的事，把逃避現實當作正常。觀「時報週刊」集淫迭亂力怪神於一爐，將來邀請教授學者別開專欄大談麻將經恐為期不遠了，理由是麻將是都市生活的最好消遣品。聯副不費其辭地刊了香港大學一些學者談金庸武俠小說的話，與時報副刊的臺灣學者巧妙的相呼應，使人把臺灣與香港不禁聯想在一起。似乎我們還不夠「香港化」，而需要這些報紙來提供這些使人意志消沉的東西。其最終目的是否也在取得華國鋒類似於對香港的談話呢？這樣先拔掉自己的心理武裝以求苟活，也亡無日矣！

歷代士大夫因自己身為名教所繫，一言一行知所惕勵，現在我們的大專教授撰文推崇金庸武俠小說，其影響之大，視何晏、劉伶恐不多讓。筆者不是說教授學者不能看武俠小說或推崇某人的武俠小說，而是說不可公然如此。看武俠小說以為它是「性情世界」是私事，公然撰文讚美便成為要負責的事了。大眾傳播工具是一種社會公器，辦報辦雜誌及辦電視廣播的人要有對社會大眾負責的自覺，撰文及演出的人也要有這種自覺才是。父母好烟，絕不會向子女鼓吹香煙的好處的。

金庸的武俠小說其實也有不適合國人看的地方，倒不是因為他小說中的人物性

談金庸所造的武俠風

情過於偏激、情節過於奇詭，而是金庸在小說中常將歷史上一些反面人物如李自成等寫成正面，混淆是非黑白，很顯然是採用大陸那邊的史學觀點。他的小說常有反對正統、正派的傾向，讀之使人變得偏激。這兩點對青年人尤為可慮。以前禁他的書，筆者因這兩點而覺得並不過分。

金庸所寫的十二部武俠小說拙劣的也不少，像「碧血劍」、「俠客行」、「連城訣」均是，最好的除「射雕英雄傳外」，應推「飛狐外傳」，他自認為最喜歡的「鹿鼎記」，只有前半部尚可，後半部簡直拖死狗。在臺灣也有好些作家在武俠小說撰作上絕不差於金庸的，像古龍、司馬紫煙都是相當優秀的作家；筆者倒很懷念王度盧的「鶴驚崑崙」、「鐵騎銀瓶」等作品，在他的作品中，武功只是便於人物活動的媒介，真正寫的是人情、世故，很希望臺灣有人把它們找出來重印，好讓人看看好的武俠小說是一樣一種面目。

我們社會供人排遣閒暇的東西已經太多了，從連續劇到東洋漫畫都是，武俠小說充其量不過其中一種，不值得也不應該提倡；金庸的作品充其量不過如佛來明的「○○七」，也不值得去大談大捧。希望辦報的老闆和撰文的學者對社會大眾負一些責任，不要把眼睛儘看在「可讀性」上，譁眾取寵，混淆視聽，更增國家社會處境的艱窘，於人於己，兩無裨益。

談金庸所造的武俠風